

SIDDHARTHA

# 悉达多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  
杨武能 译



**H** HERMANN  
ESSE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达悉 (德) 赫尔曼·黑塞著 杨武能译  
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8  
ISBN 978-7-5699-2822-1

多达悉 杨武能译  
I. ①赫... II. ①赫... III. ①中篇小说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301001号

# 多 达 悉

[德] 赫尔曼·黑塞 著

杨武能 译

(1424)

多达悉  
著者: [德] 赫尔曼·黑塞  
译者: 杨武能  
出版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 
电话: 010-64491108  
邮编: 100029  
网址: www.bjup.com.cn  
ISBN 978-7-5699-2822-1  
定价: 28.00元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印刷  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印刷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悉达多 / (德) 赫尔曼·黑塞著; 杨武能译. — 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639-5835-1

I. ①悉… II. ①赫… ②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01001号

## 悉达多

著 者: [德] 赫尔曼·黑塞

译 者: 杨武能

责任编辑: 李 杰

装帧设计:  同心人 文化传翔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版人: 郝 勇

经销单位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5.5

字 数: 78千字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5835-1

定 价: 28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# 目 录

## 第 一 部

- 婆罗门之子…………… 2
- 与沙门同行…………… 14
- 乔达摩…………… 28
- 觉醒…………… 41

## 第 二 部

- 珈玛拉…………… 48
- 尘世…………… 66
- 轮回…………… 78
- 河岸…………… 90

船夫····· 105

儿子····· 122

唵····· 134

果文达····· 144

译后记——以河为师 悟道成佛·· 159



## 婆罗门之子

年轻、英俊的悉达多，高贵的婆罗门之子，在房前屋后的阴凉处，在泊岸船只旁边的阳光里，在娑罗双林的荫蔽下，在无花果树的浓荫中，与同样是婆罗门之子的好友果文达一起，像雄鹰一般长大了。在河边沐浴时，在参加神圣的洗礼和祭祀时，太阳晒黑了他光亮的双肩。在芒果林里，伴随着男孩子们的玩耍嬉戏，伴随着母亲的轻声吟唱，在参加神圣的祭祀时，在聆听身为学者的父亲授课以及和智者论辩时，浓荫不知不觉融入了他乌黑的眼眸。悉达多早已参加了智者们的对话，与果文达一起潜心修习过辩论、静观和禅定之术。他已经学会无声地默诵“唵”，默诵这词中之词，在吸气时默诵它，将它纳入体内；在呼气时默诵它，将它吐出体外。他全神贯

注，聚精会神，额头环绕着明睿思考的精神光辉。他已经学会在内心深处体认阿特曼<sup>[1]</sup>，从而与宇宙合一，永不败坏。

父亲见他勤奋好学，渴求知识，有望成长为一位伟大的智者和僧人，一位婆罗门的王者，心里无比欣喜。

母亲见儿子两腿修长，体格健美，行走坐立仪态端庄，对待她礼数充分周到，胸中也按捺不住狂喜。

每当悉达多像个王子似的在城里穿街过巷，容光焕发，目光炯炯，腰身清瘦，年轻的婆罗门姑娘一见心中便漾起爱的涟漪。

他的朋友婆罗门之子果文达，爱他更是胜过了所有人。他爱悉达多的眼睛和甜美的嗓音，爱他的步态和彬彬有礼的行为举止，爱他所说所做的一切；他最爱他的精神气质，最爱他高尚、热烈的思想，最爱他刚毅的意志，以及他的崇高使命感。果文达知道，这个人不会成为一个平庸的婆罗门，不会成为懒惰的祭司，不会成为贪得无厌的商贾，不会成为爱慕虚荣的空谈家，不会成为凶险狡诈的僧侣，也不会成为畜群中一只厚道、愚蠢的绵羊。不，即便是他果文达，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，也不想成为这种婆罗门芸芸众生中的一员。他要追随悉达

---

[1] 印度哲学术语，用以表示“自我”“神我”。



多，追随这个他所爱的杰出人物。悉达多有朝一日成了神，成了光明灿烂的圣者，那时果文达仍然要追随他，做他的朋友，做他的随从，做他的仆佣，做他的护卫，做他的影子。

就这样，大家都爱悉达多。他给大家创造了欢乐，带来了喜悦。

然而悉达多自己却并不快活，并不感到喜悦。他在无花园的玫瑰小径上漫步，在林苑的淡蓝色阴影里静坐沉思，在每日的涤罪沐浴中清洗肢体，在浓荫匝地的芒果林中参加祭祀；他的举止完美无瑕，受到大家喜爱，也带给大家快乐，可他自己心里却并不快乐。他时常做梦，从河水的流动中，从夜空群星的闪烁中，从太阳的耀眼光芒中，总有思想无休无止地向他涌流。他时常做梦，时常由于祭祀时缭绕的烟雾，由于吟诵《梨俱吠陀》<sup>[1]</sup>诗行的气息，由于老婆罗门的谆谆教诲，而感觉到心灵不安。

悉达多心中开始滋生不满。他开始感到，父亲的爱还有母亲的爱，还有好友果文达的爱，不能永远使他幸福，使他平静，使他满足，使他别无所求。他开始隐隐感到，他可敬的父

[1] 《梨俱吠陀》，全名《梨俱吠陀本集》，是印度现存最古老、最重要的一部诗歌集，内容包括祭祀圣歌、神话传说以及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描绘。

亲以及其他老师，这些聪明的婆罗门已经把自己多数的智慧及其精华传授给他了，他们已经把丰富的知识注入了他期待的容器，可是这个容器却没有装满，他的精神没有获得满足，灵魂没有获得安宁，心也没能平静下来。洗礼虽好，但那只是水，水洗不掉罪孽，解不了精神的焦渴，医治不好内心的恐惧。对神灵的祭祀和祈求固然很好，可这就是一切吗？祭祀带来了幸福吗？神灵的作为又怎样呢？真的是生主创造了世界吗？难道阿特曼不是独一无二的万物之主吗？神灵们何尝不像你我一样被创造了形体，一样受制于时间，一样无常于人世？祭祀神灵果真有用吗？果真正确吗？果真富有深义和无比神圣吗？除了他，除了独一无二的阿特曼，还有谁值得祭祀，值得崇拜呢？可是哪儿才能找到阿特曼，他住在哪儿，哪儿跳动着他那永恒的心脏，难道不就在我们的自我里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，在每个人心里那坚不可摧的地方吗？然而这个自我，这个内心深处，这个最后的归宿，它又在何处呢？它不是肉或骨头，既非思想也非意识，圣贤们如此教导我们。那么它在哪儿，到底在哪儿呢？要深入到那儿去，要深入到自我，要深入到我的内心，要深入到阿特曼还存在另一条路，可是去探寻这条路是否值得呢？唉，没有谁指出这条路，没有谁知道它，父亲不知

道，老师不知道，贤人们不知道，神圣的祭祀歌也不知道！婆罗门和他们神圣的经书却知道一切；他们知道一切，操心一切，甚至比一切还要多，他们知道和操心世界的创造，言语、饮食和呼吸的产生，感觉和呼吸的产生，他们了解知觉的秩序，知道神灵们的业绩，他们的知识无穷无尽——但是，这又有多少价值呢，如果不知道那独一无二的存在，不知道那最重要和唯一重要的东西？

确实，神圣的经书尤其是《娑摩吠陀》的《奥义书》里，有许多诗句都提到了这最内在、最终极的存在，绝妙的诗句啊。“你的灵魂就是整个世界。”书里这样写道。它还提到人在睡眠时，在酣睡中，便可进入自己内心深处，沉潜在阿特曼里面。这些诗句蕴含着惊人的智慧，汇集着大智大慧者所有的知识，它们凝聚成具有魔力的语句，纯净得如同蜜蜂采集起来的蜂蜜。不，千万别小看这巨大的知识财富，它们是不知多少代聪慧的婆罗门搜集和保存下来的。可是，那些婆罗门，那些僧侣，那些贤人或忏悔者，那些不仅了解而且践行了这最深刻的知识的人们，他们究竟在哪儿？那个能把存在于阿特曼中的归属感从酣睡中唤醒，将它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，化作我们言语和行动的达人，他又在哪儿呢？悉达多认识许多可敬的婆

罗门，首先是他的父亲，他是位高尚纯粹的人，学识渊博，德高望重。他父亲令人敬佩，举止安详、高贵，为人纯朴，言语聪明，头脑里充满机智、高尚的思想；然而即便是他，即便是这么一个见多识广的人，难道他就能生活得幸福安宁，就能心安理得？难道他不仍旧只是一个探索者，一个渴求者吗？难道他不是仍旧得反复地去啜饮圣泉之水，从祭祀、从书籍、从婆罗门的论辩中汲取养分吗？他是个无可非议的人，可为什么还得每天洗涤罪孽，还得每天努力清洗自己，还得每天重新开始呢？难道阿特曼不在他身体内，难道他自己心里不涌流着生的源泉吗？必须找到它，必须找到自我中的这个源泉，必须把它变为自己所有！剩下的只是探索寻找，只是曲折坎坷，只是误入歧途。

这就是悉达多的想法，这就是他的渴望，这是他的苦恼。

他经常诵读一篇《奥义书》里的如下词语：

“确实，梵天之名即为真理——真的，证悟真理者日日得入天国之门。”那天国往往看似已经临近，可他却从来不曾完全企及过，从来没有消除过最后的焦渴。所有圣贤，所有他认识并受过他们教诲的圣贤，没有一个完全企及过那天上的世

界，没有一个能完全消除那永恒的焦渴。

“果文达，”悉达多对他的朋友说，“果文达，亲爱的，跟我一起到榕树底下去吧，咱们该潜心静修了。”

二人走到榕树边上坐下来，眼前坐着悉达多，果文达离他二十步远。悉达多坐下后准备诵“唵”，随即喃喃地重复以下一句：

唵是弓，心是箭，

箭矢之的在梵天，

欲射不容心志偏。

通常的静修时间结束后，果文达站起身来。夜幕已经降临，到晚间洗涤的时候了。他唤悉达多的名字，悉达多却没有回答，仍然在那儿沉思打坐，两眼呆呆地凝视着一个远远的目标，舌尖微微从牙齿间伸了出来，似乎没有了呼吸。他就这样坐着，沉潜在禅定之中，心诵着“唵”，灵魂已如箭矢射向梵天。

这时候，正好有几个沙门<sup>[1]</sup>途经悉达多所在的城市。那是

[1] 沙门，泛指离家苦修的修道者。

去朝圣的苦行僧，三个皮包骨头、毫无生气的汉子，说老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，风尘仆仆，肩上带着血迹，近乎赤裸的身子让太阳晒得焦黑；他们孤苦伶仃，对尘世既陌生又敌视，是人世间的异类和贱民。他们身后飘来一股浓烈的气息，一股宁静的激情、艰辛的磨炼和无情的自我修行的气息。

晚上，在修习完禅定的功课之后，悉达多对果文达说：

“我的朋友，明天一清早，悉达多就要去找那些沙门。他也要当一名沙门。”

一听这话果文达脸色煞白，他从自己朋友那不动声色的脸上，看出了如离弦之箭一样不可扭转的坚定决心。果文达一看就明白：事情已经开始，悉达多就要走自己的路了，他的命运现在已经开始萌芽，我自己的命运也与之相连。因此果文达的脸色苍白得就像干枯的香蕉皮。

“哦，悉达多，”他叫道，“你父亲会允许吗？”

悉达多的目光就像如梦初醒。他很快看透了果文达的靈魂，看出了他的恐惧，看出了他的忠诚。

“嗨，果文达，”他小声说，“咱们别浪费口舌啦。明天天一亮我就开始沙门的生活。别再说了。”

悉达多走进房间，他父亲正坐在房里一块麻织的垫子

上。他走到父亲身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直到父亲觉察自己身后有一个人，这位婆罗门才开了口：

“是你吗，悉达多？说吧，你来要说什么。”

悉达多说：“承蒙你允许，爸爸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明天我想离开你的家，去找那些苦行僧。我的愿望是当一个沙门。但愿爸爸你不会反对。”

这个婆罗门沉默无语，久久地沉默无语，直到小窗里星星闪烁，直到它们改变了图像，房间里的沉默依然没有尽头。儿子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抱着双臂立在那儿；父亲也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坐在麻织的垫子上；只有星星在夜空中闪耀。

后来，父亲突然开口说：“婆罗门不适合说激烈和气愤的话。可是我心里不满而且激动。我不愿从你嘴里再一次听到你这请求。”

说着，这位婆罗门慢慢站了起来，悉达多仍抱着双臂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。

“你还等什么？”父亲问。

悉达多回答：“你知道。”

父亲不耐烦地走出房间，不耐烦地摸到自己床铺跟前，在那儿躺了下来。

过了一个钟头，由于没有瞌睡，老婆罗门只好又爬起来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然后走出了房子。他透过小窗户往里瞅，只见悉达多仍旧站在那儿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一动也没动，浅色的上衣泛着白光。父亲心里揣着不安，回到了他的床上。

又过了一个钟头，老婆罗门还是睁着眼睛睡不着，便再爬起来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然后走到了房子外面，看见月亮已经升了起来。他透过窗户往屋里瞅，看见悉达多仍站在那儿一动未动，两臂抱在胸前，月光照亮了他光光的小腿。父亲又忧心忡忡地摸回到了自己床上。

过了一个钟头，他又起来一次；再过两个钟头，他又起来了，透过小窗看见悉达多仍站在月光下，站在星光下，站在黑暗里。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，他默默地往屋里瞅，看见站立者仍然一动未动，心里不禁充满了恼怒，充满了不安，充满了狐疑，充满了痛苦。

还过一小时天就要亮了，父亲终于返身走进了房间，看见小年轻儿依然站在那儿，忽然觉得儿子长大了，也变得陌生了。

“悉达多，”他说，“你还在等什么？”



“你知道。”

“你就这么一直站着等到天亮，等天中午，等到晚上吗？”

“我会这么站着，等着。”

“你会累的，悉达多。”

“我是会累。”

“你会睡着的，悉达多。”

“我不会睡着。”

“你会死的，悉达多。”

“我会死。”

“你宁愿死掉，也不听父亲的话吗？”

“悉达多一直听父亲的话。”

“那么，你愿意放弃自己的打算吗？”

“悉达多会按父亲说的去做。”

第一缕晨光照进了房间。婆罗门父亲看到悉达多双膝微微颤抖，却发觉悉达多脸上纹丝不动，两只眼睛注视着远方。父亲猛然间意识到，悉达多而今已不在他身边，已不在自己的家乡，已经离开父亲远去了。

婆罗门父亲抚摩着悉达多的肩膀，他说：“你要去森林里当一个沙门了。要是你在森林里找到了永恒的幸福，就回来